

何必琵琶半遮面？

黃元鵬
◎ 旅英文字工作者

諾貝爾獎每年頒給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文學與和平等五個領域成就傑出的從業員，從來沒有所謂「諾貝爾經濟學獎」。1968年，瑞典中央銀行（Sveriges Riksbank）出資設立一項「紀念艾佛瑞·諾貝爾之瑞典中央銀行經濟學獎」（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聰明地將這個獎項與行之有年的諾貝爾獎連結，果然快附驥尾一砲而紅，如今它已被納入諾貝爾基金會的業務之一。曾有其他諾貝爾獎得主對經濟學獎頗有不滿：別的理论都必須通過嚴格的實證檢驗，只有經濟學不必，全憑一套天花亂墜的修辭就能獲獎……。愛因斯坦在1921年獲得物理獎，理由不是相對論，諾貝爾基金會只敢拐彎抹角表揚他在「光電效應」（photoelectric effect）方面的貢獻，就是擔心相對論的對錯尚無法定論，頒錯了他們丟不起這個臉，寧可保守一點。

除了宗教，沒有人敢說已經發現「完全」的真理。然而，即使宗教也同樣五花八門，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互斥現象無處不見；人類在其他方面的知識萬象紛陳，更毋須意外了。任何知識都在說服我們相信該知識為「真」，而「科學」是一套最制度化的說服「技巧」。論「真理」與否，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等方面的知識以「科學」為名，相對來說，自然容易享有較崇高的地位。諾貝爾科學家對經濟學獎不以為然，乃至一般而言科學家往往對本身知識的地位深懷自信（甚至傲慢），實在是順理成章的。大學裡很多缺乏自信的學科為了搏取認同與肯定，也必須在名稱上標榜science才行。或許這未必是那些科系的本意，只不過面對「科學」之地位已近於知識壟斷的局勢，若非如此就難以爭取資源配額，等如無法生存。我們經常遇見如此大哉問：「○○○是不是一門科學？」正反映出他們的重度焦慮。

「科學」雖是一種制度化的說服「技巧」，其實這套「技巧」的具體內容為何，非常不易說得具體。我很景仰的科學家Richard Dawkins曾經批評「後現代主義」缺乏清楚的定義（能有清楚定義，就不是「後現代」了，除非他能接受這樣的定義：「everything is right in its own right，什麼都是，什麼都不奇怪」），那麼反過來



問，何謂「科學」？想找出一百零一種定義並不是難事。我只能簡單說：「科學」信仰「絕對理性」，那是一種不受干預、放諸四海皆準的理想特質。已故中研院前院長、物理學家吳大猷舉過一個例子，大意是說：只要過程正確，任何一個人都能在紙上計算出和愛因斯坦相對論同樣的結果，這就是「科學」。如此「科學」，也是數學。數學是絕對理性信仰的極致，任何以「科學」為名的學科，都不能沒有數字、不能沒有數學。換句話說，無法「數學化」（量化）的，就談不上「科學」，因為不夠客觀、不夠具體、無法讓不同人在不同時空中「正確」操作而「得出同樣的結果」。量化的程度也就成了檢驗科學的主要標準：給我數字，其餘免談！

於是，可以量化的當然要量化；無法量化的也必須設法量化。「設法量化」，意思就是發明換算的工具。比如說：「你對iPod的態度？A. 非常喜歡 B. 喜歡 C. 沒有意見 D. 討厭 E. 非常討厭。」如此一來，消費者對iPod的態度就被「五分法」量化了。接下來他們說：根據研究調查指出，62.37%的消費者對iPod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另外11.25%的消費者沒有意見……。量化儼然是知識建構的王道，類似的例子超過中華電信印的電話號碼簿。並非沒有反彈的聲音，畢竟太微弱了。

回到經濟學。即使可能被物理、化學、生理或醫學等方面的科學家輕視，經濟學大概仍是社會學科（有許多人堅持要說「社會科學」）中最「科學」的一門，因為它與數學最親近；或者換個說法，它最懂得如何使用數學語言。

科學家信仰理性，相信大自然現象可以在理性的基礎上獲得理解與操縱。經濟學家也信仰理性，至少絕大多數經濟學家是。他們同樣相信社會經濟現象能由理性一以貫之解釋、算計。經濟學上數字之多、算式之繁與模型之無所不在，這些數字、算式和模型，就是他們眼中經濟現象的面目——理性的面目。

所有科學都出於一個更終極的信仰：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理性的動物嗎？或者，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很多時候，人需要靠理想化的意象使自我感覺良好一些。說「人是理性的動物」，總是比「人是有理性的動物」來得討好、受歡迎，它讓人感覺比實際上高貴許多。政客、推銷員最懂得這種迎合聽眾虛榮心的技巧。我們不是經常聽人自稱「中間選民」？因為「中間選民」這個詞被定義為「理性的」、「客觀的」、「中立的」、「有教養的」、「高道德的」……具有諸多美德，自然很多人樂於將帽子往自己頭上戴。光是虛榮心這點，就證明了人只是有理性的動物，還有非理性的部分。

人的本性含有一部分非理性，不是可恥的事。就算可恥，也不因否認便不存在。何必琵琶半遮面？然而，或強或弱地否認它，畢竟是主流思潮，一直都是。比如說，很少學術訓練願意

承認它的地位。在教育過程中，我們一再被灌輸的，都是純潔無瑕、以科學為代表的世界觀。不是嗎？

經濟學既然如此偏愛數學，當然是十分相信理性的學門。社會主義經濟學強調完全控制，資本主義經濟恰好是另一個極端，主張完全放任。前者固然信仰理性，認為徹底控制是可能的；後者同樣出於對理性的執著，假設人人都是理性的思考者，自會有最符合個人經濟利益的抉擇與行為，所以政府對市場的最佳態度就是放任，讓市場中「看不見的手」去管理就行了。George A. Akerlof和Robert J. Shiller的新書*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動物性：人性心理如何左右經濟？為何它攸關全球資本主義？》），就提出大唱反調的理論，主張回歸John Maynard Keynes的經濟學精神，坦然面對社會整體經濟現象（macroeconomics，經濟學中稱為「總體經濟學」）中的非理性因素——animal spirits，這個詞正是Keynes提出的。本書的兩位作者來頭不小，George A. Akerlof是加州大學經濟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該書的作者簡介仍如此稱呼那個獎項）；Robert J. Shiller則是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兩位圈內專家的意見，或許值得我們聽聽，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一本充滿數字、算式和模型的經濟學天書，它談心理因素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數字並不多，更不見算式和模型。

有人說，animal spirits這個詞，18世紀的英國哲學家David Hume已經用過。這種字源考古只是無聊的炫學，適合手腳比腦細胞靈活的書呆子充當正職。真正重要而必須在意的，是觀念如何被詮釋、延伸與應用，不在於哪個字眼是否獨創。Keynes在1936年出版的*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論及某些經濟現象時，他說，那不是純粹的古典理性經濟理論（以Adam Smith為代表）所能周延解釋的；在他的觀念中，人類對未來常有莫名奇妙的憧憬或悲觀，而這些態度會影響個人的經濟行為，最終形成社會整體經濟面貌。此一特性無以名之，他遂稱之為animal spirits。必須注意的是，Keynes並非否定理性在經濟行為中的重要地位，只不過，他主張在分析經濟現象、制訂財經政策時，animal spirits因素也應佔有一席之地。

Akerlof和Shiller的新書共分為兩大部分，第一部分比Keynes進一步申述兩位作者眼中足以影響整體經濟狀態的各種animal spirits，包括信心（confidence）、公平感（fairness）、貪腐與邪念（corruption and bad faith）、金錢幻象（money illusion）及故事（stories）。這些心理因素足以導致經濟大勢起起落落，卻是傳統經濟學者視而不見或見而不重視、重視而未必解讀正確的。

以上的心理因素，「故事」雖被置於最後，我倒覺得它反而應是其它各項的關鍵。姑且不論後現代、解構、後結構諸多大師及其菁英信徒們的先進見解如何，至少在一般平凡大眾的



日常生活中，「故事」仍意謂一連串具有因果、時序關係的事件組合。故事是人類建構認知、意義的重要工具，甚至說是唯一工具亦不為過。透過故事，初民解釋了種族源流、定位了價值以及安排了目標。透過故事，社會大眾激發了樂觀與希望，或者陷入恐懼和沮喪。透過故事，每個人形成了生命的內涵、塑造了存在的本質。試著在生活中留意：我們很容易發現故事的重要。任何言說，缺乏故事的，若不是落得完全不知所云，就是必須藉由閱聽人自行轉化成種種因人而異的故事，才得以理解。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馬奎斯在他的自傳*Living to Tell the Tale*（《為了說故事而活》）扉頁上題著一句意蘊深遠的話：「人之生也不在於真實經歷為何，而是在於我們記得什麼，以及如何回顧一生。」（Life is not what one lived, but what one remembers and how one remembers it in order to recount it.）一方面我們靠故事以建構意義，一方面故事如何敘說也左右了我們最後的認知。一言以蔽之：唱衰或頌揚，存乎一心而已。在經濟上，舉例來說，成功企業家的傳記，能鼓舞個人積極奮鬥；成功大企業的崛起，同樣能吸引眾多仿效而造成熱潮。這些都是故事的作用。社會中有無數的故事，可以讓人產生信心或恐慌、可以讓人形成公平與否的判準、可以讓人勇於行險僥倖賄賂公行以求橫財、可以讓人想像出獨特的成本與價值關係。重點在於：哪些故事最能深入人心而有效傳染？最廣泛被接受的故事遂與以上的各項心理因素連動作用，終而相當程度決定了經濟走向。

本書的第二部分，是兩位作者對某些經濟問題的解答。問題都是經濟學的老生常談，傳統經濟學者很容易將之轉化成無數數據和模型，亦即排除了心理因素在其中的作用，而本書作者的用意，正是以animal spirits為引，提出別開生面的解釋（與建議對策）。這些問題包括：為何經濟會蕭條？為何中央銀行對經濟舉足輕重？為何有人找不到工作？通貨膨脹與失業，為何長期而言非此即彼？為何儲蓄行為如此主觀？為何金融價格與企業投資總是猛烈無比？為何房市循環不已？為何居少數的團體特別貧窮？

Akerlof和Shiller都是美國學者，美國則是全球經濟的龍頭，也是最近這波全球經濟危機的源頭。因此，本書不能不涉及此一迫切的問題。在論及中央銀行的經濟角色後，他們增附一章後記，專論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簡稱聯準會，相當於美國的中央銀行），並提出如何脫離危機的建言。作者相信，其對策不僅對美國適用，對其他國家亦然。

照Akerlof和Shiller的觀點，信心崩潰，連帶必然產生信任危機，尤其是銀行對企業與個人的信任；銀行傾向於對企業緊縮銀根、對個人保守貸款。意思就是說，處於缺乏信心時期，主觀方面，企業會怯於投資乃至調整營運目標而造成失業率升高，個人寧多儲蓄以因應未來的不

時之需而減少消費；客觀方面，則企業與個人同樣都更難以貸款，以致企業無充足金援，個人也無餘力購屋購車，最後終於影響經濟規模。他們認為，這一波金融衝擊與過往的事例已經截然不同，美國政府（聯準會）不能再以過去習以為常的經濟故事理解而思考政策。因此拯救之道不再只是一廂情願地降低利率、加碼對企業紓困，不應再以維繫金融體系於不墜為滿足，假使實質的信任基礎未能復原，一切只是鋸箭療傷，無濟於事。Akerlof和Shiller進一步分析目前聯準會的救經濟政策，認為該政策並非完全無益於挽回社會的信心，只不過對目標認知不明，以致政策難免利弊參差。

經濟全球化的重大風險之一，就是盛衰與共，大國小國均無所逃於天地間。過去很多人享受了全球化的便利與經濟效益，然而目前我們也正在承受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面對如此嚴峻的處境，自然會有無數人嘗試從不同角度提出解釋與分析，各言爾志而眾聲喧嘩；*Animal Spirits*只是其中之一。欲思考、理解、認識當前的經濟風暴乃至長期經濟現象的風雨陰晴，當然不能無視於經濟學。可惜對我這種不懂數學的普通讀者來說，絕大多數經濟學著作何止詰屈聱牙四字了得？是以*Animal Spirits*的可貴正在於此。任何人當然也可以隨便抓一本《經濟風暴ABC》、《寫給白癡看的全球化經濟學》（或許真的有這樣的書），滿足時髦而短暫的社交型求知慾。若是想深入一點了解經濟現象背後可能的本質，*Animal Spirits*應是建議書單之一。*Animal Spirits*的對象只是一般平民讀者，正式的經濟政策建言，也許Akerlof和Shiller自有他們的管道。不過，它確實有助於普通讀者試著憑常識就能更看清楚一點目前的經濟問題。本書介於枯澀的學術著作與花俏的普及讀物之間，經濟學而不令人高不可攀、望而生畏，真是無上功德，更何況和其他經濟學著作比起來，它提供十分有趣的觀點。

· George A. Akerlof and Robert J. Shiller (2009). *Animal Spirits: How Human Psychology Drives the Economy, and Why It Matters for Global Capit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691142333